

往事钩沉

## 自建滑冰场

每当电视屏幕上出现滑冰场面，我便不由得想起上世纪50年代在太原二师读书时，在自建滑冰场上滑冰的快乐时刻。

那时，每逢周末，我们大多数的同学都要从学校所在地三营盘步行回家或进城逛街采买学习用品。路经大营盘时，便看到路边不远处的一个滑冰场。那些身穿精致服装、脚蹬漂亮冰鞋的人在滑冰场内急速穿行。那矫健的身姿、优美的动作，犹如舞蹈演员在表演，真令我们羡慕。好期盼自己的学校也能修建一个滑冰场。

一天早操之后，带我们体育课的徐润夫老师将大家集合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宣布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学校拟在男生宿舍后面的空闲场地修建一个滑冰场。要求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男同学手拿铁锹，前往平整场地；女同学拿上自己的洗脸盆，去操场的水井

边端上清水，泼到滑冰场内。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一个滑冰场的建设。

下课铃声响起，我们手持铁锹，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滑冰场地。那是学校建设时堆放垃圾的地方，碎砖头、破旧工具、破旧衣物散乱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先到的同学将长长的木棍、大块的水泥、石块抱到怀里，飞快地向围墙外面跑去。拉平车的同学，将废弃物装上满满一车。一个拉车，几人推车。有几个扔在墙角的灰斗也被用来装盛垃圾。很快，那座垃圾山便被我们运送到围墙之外。

垃圾清理之后，我们沿着徐老师圈定的范围，挖了一圈足有一米深的小渠，垒起了一个足有50厘米高的坝堰。然后将场地里的杂草全部铲除干净，将干净的砂土翻出。一片平展展的地面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边唱着欢乐的歌曲，一起踩踏地面。犹如一架架轧道机，所到之处，平坦结实的场地，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声召唤，女同学们便向大操场后面的水井奔去。这是当年建校时工地用过的水井。当电钮按下之后，一股清澈的水流便哗哗地流了出来。女同学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将脸盆接在出水口上。一个

张仲杰



接一个手端满满清水，向滑冰场走去。到下午6点钟时，平整的滑冰场内便泛起水波，令我们欢欣鼓舞。

又一天早操之后，徐老师微笑向大家宣布：“经过同学们的辛勤劳动，经过三天的冷冻，我们滑冰场的冰层已经冻得结结实实了。从今天开始，早、午、晚餐之后，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可以去体育器材保管室借冰刀，自行学习滑冰。”自此之后，我们的滑冰场上便热闹非凡，欢声笑语充满了校园。

滑冰场上，大家双脚捆绑冰刀之后很难站立，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同学们手拉着手，互相鼓励，慢慢滑行。之后，再学着滑进。大家都有一个信心，勇敢必胜！怯懦必败！就这样坚持着，摔打着，经过几天的学习与磨炼，我们一个个都学会了滑步前行。

每当阳光升起，校园里便传出了快乐的滑冰之歌。

难忘时刻

## 解放军医疗队到我村

每当我唱起《看见你们格外亲》这首歌，就会想起当年我姥姥家来了一支医疗队的事情。

一日，寂静的村里突然喧闹了起来，原来是来了一支解放军医疗队。他们一进村，一部分解放军便给老百姓打扫庭院与挑水。另一部分解放军医生四处走访，给老百姓问诊送药。

一天傍晚时分，姥姥家来了一个笑容满面的解放军医生。他打听到我姥姥患有气管炎多年了。姥姥白天喂猪喂鸡，还操持着家中繁杂事务，一天劳累下来，到晚上就喘得不能睡觉，只能依赖于服用西药，但它的副作用也很大。

当年的解放军医生秉承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原则。那位给我姥姥治病的解放军医生用了一种新研制出来的针吸水罐疗法，用几个像没底的链霉素瓶的家什，里面灌上半瓶温水，然后扣在预选的穴位上，紧紧摁住，再用一个大针管，扎进瓶子的胶皮盖上，把瓶子里的空气吸出来。这样，几个链霉素瓶就按选好的穴位排列起来，坚持半个小时即可。自从解放军医生做了治疗，我姥姥就不用再吃药了，一晚上睡得安稳的。每次解放军医生一进门，家里顿时春意融融。几天之后，我满怀信心地跟解放军医生说：“你不用跑了！我学会了！”解放军医生很忙，他笑一笑，答应了！从此以后，我便每日晚上给姥姥拔水管，直至痊愈。

后来我经常去看解放军医疗队与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人看病。看他们给病人量血压，扎针。一日，我跟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我想学扎针。你先在我身上扎一针，让我体会一下扎针的感觉！”赤脚医生果然在我胳膊上扎了一针。一针就让我疼得蹲下了。原来，她给我扎了个叫“内关”的强刺激穴位。从此以后，我在部队医生和赤脚医生的指导下学习给病人量血压、扎针。同时，解放军医生也送了我几本非常珍贵的医疗手册。

那年元旦清晨，天空万里无云，湛蓝湛蓝的，只有呼啸的大风发出呜呜的叫声。人们只要一出门，脸上就像被西北风抽了个大嘴巴子，打得生疼。到了街上，突然发现特别的冷清。原来解放军医疗队向大河方向拉练去了。真是一支铁打的队伍！

我翻开解放军医生送我的医疗小册子，背后有“购于珍宝岛战区包扎所”的字样。

郭建荣



一件小事

## 饭盒趣事

杨晋龙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河西一家工厂上班，早7点从市内骑车出发，穿过迎泽大桥，8点前赶到工厂。12点至13点是午休时间，也是午餐时间，工厂也有食堂，但那时因每月细粮供应很少，食堂午餐主要是玉米窝头和红面压制而成的面条，大家戏称“钢丝面”。吃久了，胃酸胃胀。所以大部分职工是自带午饭的。

工厂的后区有一个蒸锅房，蒸笼是铁制的，高两米多，里面分好几层，职工一上班，便把自己带的午饭放入蒸锅，清一色的铝制饭盒把蒸锅挤得满满的，饭盒里装着大多是窝头、馒头、大米及炒熟的菜。12点一下班，职工们便拥向蒸锅房取回自己的饭盒。有一天，我和机修组的师傅们

抢修一台电机，结束后已经12点多了，我匆匆赶到蒸锅房，发现只剩下一个饭盒了，滚烫滚烫的。我捧着回到车间，打开饭盒一看，里面是4个大的红面蒸饺。可我带的是馒头烩菜呀，我这才发现，这不是我的饭盒。因为饿了，也顾不了许多，便三下五除二地吃完这些蒸饺，鸡蛋韭菜馅的，还真香。晚上回家后，我向母亲讲述了这件事，母亲说：“肯定是拿错了饭盒，现在我给你蒸几个红面蒸饺，明天放在蒸锅里，换回你的饭盒。”第二天我去取饭时，打开我的饭盒，里面是两个又圆又大的馒头和烩菜，吃起来香喷喷的。

这件饶有情趣的事，至今没有点破，常常成为工友之间的笑谈。

童年记忆

## 雪花膏飘香

刘琪瑞

早年，我们小孩子把冬天用来搓手搓脸的护肤品叫“香香”，“香香”的品种不多，就那几样。最普通的是“马油”，又称“棒棒油”，是一种马牌的护肤品，用细长的红色小铁桶装着，拧开盖，将后盖一推，露出白色的软膏，有股淡淡的香气。还有一种“蛤蜊油”，或叫“蚌壳油”，我们老家还叫“歪油”，是用蛤蜊壳、贝壳盛的一种全油性护肤用品，小孩子特别喜欢它，因为外面光洁细腻，有好看的图案条纹，还因为它小巧玲珑，便于携带。

最美最靓的，当属雪花膏。它是女人们冬天里的最爱，搽上雪花膏，脸上光洁白亮，温润舒适，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馨香。不光美人脸面，还亮人眼眸。一小盒雪花膏，上面的图案有牡丹花、玫瑰花，有美人照、喜鹊枝，在那个灰色调为主的年代显出靓丽的色彩。可那时雪花膏不仅

价格昂贵，更主要的是稀罕物，在农村很难买得到。所以说，谁拥有一盒或一瓶雪花膏，仿佛拥有了冬天里的春天。

可有一年，我们家竟用了一冬雪花膏。那年初冬，母亲她们的“铁姑娘突击队”在白马河清淤奋战中表现突出，圆满完成清淤河道的劳动任务。工程结束，总结表彰时，生产队长别出心裁，给她们每人奖励了一瓶上海产的“珍珠”雪花膏。这些号称“铁姑娘”“铁女子”的大女子小女子们欢呼雀跃，感谢她们那个细心、能体谅人的生产队长。

如获至宝揣回家，我们都跟着母亲沾光，不仅她和小妹轻点细搽美美，我们男孩子也要臭美一番，小脸儿被滋润得光滑细嫩，一瓶雪花膏香了我们一整个冬天。



岁月留痕

## 当年的“假领子”

陈苏诞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太原第十三中学上初中和高中期间，我的穿戴中，“假领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市面上开始流行穿的确良衬衫，价格比布制衬衫要贵。的确良衬衫的好处是不缩水、不用烫，布制衬衫不但缩水还容易起皱，所以学生们都喜欢穿的确良衬衫。由于家里孩子多，经济比较拮据，夏季母亲给我买了一件的确良长袖与短袖衬衫，可以替换着穿。春秋两季就比较麻烦了，外衣主要以竖领中山装与学生装为主，偶尔也穿一件老旧的两用衫。如果里面不穿衬衫的话，领子容易磨损，也容易脏，洗外衣比洗衬衫难，关键是里面穿上衬衫人显得既精神又美观，但是我舍不得将唯一的衬衫穿在里面。母亲和我都感到很为难，不久，母亲从上海的亲戚那里了解到，上海人用零头布做成了“假领子”，而零头布不需凭票购买，因此这种聪明的做

法在上海很快时兴起来。

“假领子”并不假，是真领子，又叫节约领、经济领，它只取了衬衫的领子，有前襟后片，也有扣子扣眼，还保留了衬衫的上半部分，袖子与衣身都省去了，只用两根布带套住臂膀，穿在里面，以假乱真，所以又不算是一件真正的衣服。穿上假领子，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衫相同，给人的感觉就是穿了件挺括的衬衫。母亲托上海的亲戚给我买了三个不同颜色的的确良“假领子”。每当里面穿了件又白又净的“假领子”，外面穿上学生装或中山装，再将风纪扣一扣，顿时觉得自己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青年学生，很精神、很阳光、很帅气。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假领子”这种特殊年代的服饰，虽成了记忆中渐渐模糊的印痕，但仍有无限的感慨萦绕心头。